

## 第一章 前進遊戲世界

人偶屋訓練室。

古代街道的場景裡，秋風瑟瑟，捲起落葉飛過，連路邊的建築都透著肅殺之意。

白夜騎士與木頭人相對而立，像是兩個正要決鬥的劍客。

擁有高級跑車般流線外型的白夜騎士，黑色的身體上不時有光流過，手中的彩虹光刀更像跳躍的彩虹般散發著耀眼光彩。

木頭人手持拋棄式光劍，破破爛爛的外表像是隨時都會變成一堆碎木頭一樣，但段墨瞪著它的表情卻很凝重，或者說，很不甘心。

「菜鳥！再來一次！」

「哈……」辰非打了個哈欠，「你已經試三次了，還不滿意？我的人偶天賦每天只能發動一次，很珍貴的，你要拿什麼當賭注？」

「賭身家！」段墨惡狠狠的說。

辰非雙眼立刻亮起精光，「多少積分一次？」

「我現在還有三百積分，全部押……」

「劈啪！」

半空中一道霹靂劃過。

瓢潑大雨落下，澆得兩具人偶渾身濕透，至於站在自己人偶背後的人偶師，自然也成了落湯雞。

接著是毫無起伏的機械聲音響起，「人偶屋內禁止以積分為賭注進行賭博，違者將處以十倍以上罰款……」

靠！這種擋人財路的爛規矩是什麼時候有的，他怎麼不知道啊！辰非向天比起中指表達抗議。

「無聊，不打了。」他擺擺手，一副準備閃人的模樣。既然沒積分賺，與其在這裡打架還不如回房間去看漫畫。

「菜鳥，你不准走，你贏了我三次，你非跟我打不可！」段墨跳腳直叫。

看來前三次的失敗，對號稱縱橫華夏上下五千年無敵手的他來說是個無比慘痛的打擊，所以才一直纏著辰非不放。

「才不要，打你又沒積分又沒獎勵，我還不如把精力留著出任務呢。」辰非不屑撇嘴，沒賭注的比賽對他來說毫無吸引力，特別是已經完全摸清了木頭人的進化版天賦屬性之後，這種穩贏的較量一點意思也沒有。

「我賭、我賭白靈的寫真照片！」段墨大叫。

「我又不是黃炎那個色老頭，不喜歡這一套啦。」

「我賭彩虹光刀！」

「啥？」辰非驚訝的看著段墨，懷疑他的腦袋是不是受不了刺激腦殘了。彩虹光刀是七柄光刀組成一套的高級人偶零件，要數百積分才能換到，攻擊力石破天驚。段墨靠它打敗不少強敵，現在怎麼捨得拿來當賭注？

但被連敗刺激到極限的段墨顯然失心瘋了，「贏了我，彩虹光刀就是你的。」

「好！」辰非眼珠子一轉，立刻答應。段墨又沒說輸了他要怎樣，這種穩賺不賠

的買賣當然幹！

「等等，如果你輸了呢？」段墨突然問了一句。

「呃……」辰非心虛的一頓，這笨蛋怎麼一下子開竅了？「你說呢？」

「菜鳥，你輸了的話，就答應我一件事情。」段墨若無其事的說，但辰非卻感覺到了早有預謀的影子。

雖然仗著木頭人進化版天賦屬性是個強大的殺手鐮，但辰非仍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打敗白夜騎士。

「放心，這件事不會要你花錢，不會要你花積分，反而還有得賺哦。」段墨補充。

「嗯……」辰非立刻嗅到了陰謀的味道。

不過彩虹光刀的確是他夢寐以求的武器，現在木頭人有了強大的絕招，但武器太差，因此攻擊力始終無法提升，但如果擁有彩虹光刀，哪怕只是一把，就足以讓木頭人成為三秒內戰無不勝的超級人偶！

究竟要不要賭？

考慮不到零點一秒，辰非立刻擺開架式大叫，「來吧！」

「好！」

此刻，由於方才兩個人偶師想賭博而引發的模擬暴雨已經停止，被大雨清洗過的青石古街乾乾淨淨，地上的積水映著天光，一片清澈。

辰非握緊拳頭，控制木頭人，起步。

木頭人踩在積水遍布的石板路上，濺起水花。

一步再一步，速度逐漸提升。

七步後，木頭人的速度已經快到無法想像。

腳步所踏的水溼表面只留下一抹漣漪，如踏水不入般飛過！

「一、二、三……木頭人！」

辰非低喝，發動了木頭人新獲得的進化版天賦屬性——偷竊時光。頓時，時空在他的感覺中被拉伸成線狀，繼而凝固，在這三秒鐘世界裡，他就是主宰！他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凝固停頓！

這就是「一二三，木頭人」，人偶以速度超越時光、偷竊時間的終極技能，也是S級人偶獨有的超級能力。

木頭人重新得回這個它曾經擁有過的S級能力後，人偶師中最博學多聞的美女軍師白靈曾評斷，在其爆發的那瞬間，木頭人所擁有的實力已經算超越了段墨的白夜騎士。段墨對此相當不以為然，因此決定挑戰，但前幾次決鬥的結果，都是白夜騎士敗在了這項絕技上。

這第四次比鬥，結果是否也會相同？

面對木頭人的超級速度，白夜騎士應該來不及反應，但它卻在木頭人剛起步的那一剎那，整個人偶抱成一團，頭腳緊挨著，將所有要害藏了起來，簡直就像個縮起四肢的烏龜殼！

「靠！你耍賴！」

但木頭人的絕技已經啟動，不可能停止，拋棄式光劍轉眼已刺到烏龜白夜騎士身

前，辰非無從下手，只能將光劍刺入那個圓圓的、像是白夜騎士屁股位置的物體上。

「啪！」拋棄式光劍雖然因為木頭人的速度加持，其力道甚至能貫穿白夜騎士的裝甲，但它的脆弱本質仍然無法改變，半截劍尖刺入白夜騎士的屁股後，乾脆俐落的折斷。

如果這一劍能貫穿白夜騎士的要害，此刻辰非必勝無疑。

可惜這次刺到的是屁股！

白夜騎士站起，屁股上還插著半截光劍，而木頭人則動作僵硬的站在那裡。

十秒鐘的僵直是木頭人使用「一二三，木頭人」的後遺症，溫藍的改裝只提升了木頭人的動力核心，其他部位都沒有任何改變，因此木頭人本體結構使它無法隨意使用這項絕招。

偷竊時光的絕技，每天也只能用一次，超過一次，人偶的身體很可能承受不住，解體可能性在八成以上，到時候辰非就必須到垃圾回收箱把木頭人撿回來了。

而且每動用絕招，木頭人都會僵直十秒鐘，移動速度銳減百分之八十，幾乎相當於半身不遂、舉手投降。

當白夜騎士把彩虹光刀架在木頭人的脖子上時，木頭人還在慢吞吞的想逃走。而即使木頭人沒有因後遺症弄得全身僵硬，無法再使用絕招的木頭人，也不是白夜騎士的對手，因此勝負已定。

「哈哈！」段墨厚顏無恥的大笑。

「當縮頭烏龜還敢笑那麼大聲？」辰非忿忿不平的指責，段墨竟然也學會耍詐了，這個世界要毀滅了嗎？

「這是非常聰明厲害的戰術！」段墨十分得意，「兵不厭詐沒聽過嗎？」

「哼！烏龜戰術嗎？」辰非嘀咕著，無可奈何的召回自己的人偶。

「總之你輸了，你輸了，你輸了！」段墨已經得意到手舞足蹈，看來一雪前三次失敗的恥辱，對他來說比丟臉更重要，連把白夜騎士變成烏龜都做得出來。

「哼，笨蛋，你只有三歲嗎？」

不過，段墨必須用龜縮戰術才能對付木頭人的絕招，證明了連白夜騎士也無法在木頭人全力攻擊時與其正面對抗，這再次證明了S級人偶的強大實力。

什麼時候才能讓木頭人完全恢復當年的強大呢？

辰非感歎著，沒注意到自己沉浸在思緒中時，已被段墨拖到黃炎面前，要他履行賭輸的約定。

他原本並不太在意，反正是不用花錢又有收入的事，拒絕才是傻瓜。但聽到這件事的具體內容卻讓辰非很驚訝。

「加入白靈姊的任務？」

辰非看著手拿世界之書的黃炎、傷勢還沒有痊癒的白靈，還有朝自己擠眉弄眼的段墨。

「是啊，你和段墨要求加入白靈正在進行的任務，正好白靈現在受傷了，任務的確有些困難，你們加入也好。」黃炎把世界之書翻到其中一頁，推到辰非面前，

「雖然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要求，但是……按指印吧。」

人偶師守則中，關於人偶師接受任務的描述，有許多詳細的相關規定。

如果一個人偶師正在進行的任務，需要其他人偶師協助，協助者必須在世界之書的任務頁裡按上指印，當然，這一頁的內容包含了任務指令、完成後積分的分配規則等等，讓人偶師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和所要面臨的危險。

辰非不明白，為什麼段墨想把他拉進白靈的任務之中，但還是很好奇的打量了一下那頁的內容。

任務等級：甲下。

任務時間：西元 2012 年。

任務要求：找出……

辰非還沒來得及全部看完，段墨已經湊過來抓著他的手按上印泥，然後蓋上了指印。其動作快、狠、準，辰非連反抗的時間都沒有，就簽下了賣身契。

要不是看在這的確是件不用花錢還有積分好賺的事上，他早就翻臉了。

如果白靈一個人都可以完成的甲下任務，再加上他和段墨，三個人偶師聯手，那任務難度無疑又降低許多倍，不說馬到成功，至少也能輕鬆解決，然後大把積分就到手啦。

段墨和辰非做這一切的時候，白靈什麼也沒說，表情沉靜，似乎在思考。

「好吧。」黃炎拿出一塊巧克力塞進嘴裡，口齒不清的說：「因為人偶屋故障，所以白靈中斷了任務，導致那個時空的時空仙死掉了，任務等級應該調整，但是時空仙不在，我也不知道該調整到多少，暫時先這樣吧，過程中隨時聯繫……有可能調整到最高級也說不定哦。」

「老大，你這是什麼意思？」辰非有種不妙預感。最高等級？連時空仙都死掉？事態怎麼會嚴重到這樣？

「沒事，我們有信心能應付一切困難，就算是末日任務也一樣！」段墨打斷辰非還想問出口的話，摟著他的肩膀，信心無限的高舉拳頭。

還沒吐槽隨便替自己表態的段墨，辰非就被另一個名詞吸引了注意力。「什麼是末日任務？」

「真是好套話的笨蛋。」黃炎嘀咕一句。

嗯？段墨回想一下自己剛才在說什麼，立刻嚇得捂住嘴。

黃炎沒打算放過段墨，他懶洋洋的說：「人偶師在執行什麼任務，只有人偶師自己知道，段墨為什麼會知道妳在做什麼呢？白靈，妳不覺得奇怪嗎？」

「我也正在想這個問題。雖然以順利完成任務的方向來考慮，我不應該拒絕他們加入任務的請求，但是……」白靈看向段墨，眯起了眼睛，「你不覺得自己應該解釋一下，你怎麼知道這是末日任務？」

面對白靈的質疑目光，段墨打了個哈哈，抬頭望天，看來是打算裝死了。

辰非也看了看段墨，又看向白靈，雖然嗅到了一絲危險，但仍然疑惑。

末日任務是什麼？任務等級向來是以甲、乙、丙、丁分級，最高級的任務是甲上，這個末日任務的稱呼又從何而來？

「身為末日任務的主要人偶師，我現在仍然有權利否定你參加任務。」白靈淡淡的說，但意思明顯是威脅。

「這個……」段墨流了幾滴冷汗，發現裝死瞞騙不過去，他又將目光望向黃炎，似乎要求助。

但黃炎只是專心的咬著巧克力，完全無視他，彷彿剛才挑起白靈懷疑的不是他一樣。

「喂，老大，你要不要這麼絕情啊……喂喂，你竟然裝睡，哪有人能在一秒鐘內睡著的！」看到黃炎趴在那裡，閉起眼睛要睡著的樣子，段墨氣得哇哇大叫。

「沒關係，我已經知道是誰洩露祕密了。」白靈突然這樣說。

辰非和段墨同時看向白靈，只是一個是好奇，另一個則是大難臨頭的樣子。

「多嘴，出來。」白靈伸平手掌，掌心中一個小小時空裂縫出現，她的鳥形智慧人偶多嘴，立刻掉了出來。

這隻五顏六色的鳥人偶似乎正在睡覺，掉出來時翅膀還掩住頭，不情不願的嘟囔著。

「多嘴，那件事情，是你告訴段墨的吧？」白靈聲音冷冷的。

多嘴聽到主人如同帶著寒流的聲音，立即驚醒，在白靈手掌上立正站好，紅寶石般的眼睛轉了幾下，嚙囁著，「什、什麼事情呀？」

白靈沒說話，只是靜靜的看著多嘴。

多嘴開始顫抖起來，隨即翅膀一張，竟然想要逃走。五彩的多嘴鳥像沒頭蒼蠅似的東撞西撞，最後直飛入人偶休息室。

辰非驚訝的看著它像逃難似的逃離白靈，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讓多嘴這麼害怕，他也沒感覺到白靈姊身上有殺氣啊。

不過多嘴飛得再快，也逃不脫白靈的掌心，畢竟她是人偶的主人。

白靈正要再把它召喚回來，黃炎卻及時醒來並且說：「唔，沒事，貓女皇在那邊……」

他話還沒說完，人偶屋休息室裡就傳來多嘴的慘叫，「哇！鬆開妳的臭嘴！死貓！臭貓！滾開！」

接著辰非就看到，一隻黑毛、額頭處有一小塊白色皇冠花紋的貓女皇，正從人偶屋休息室的裡腳步輕盈的跑出來，並叨著掙扎不休的多嘴。

貓女皇一個輕靈跳躍，上了櫃檯，嘴一鬆放開多嘴，但在它急忙想逃走時又抬起貓掌，把多嘴壓在下面，伸出爪子玩弄著，像是在戲耍獵物。

多嘴仍然在罵個不停，但明顯是虛張聲勢。

貓女皇仍高傲的站在那，甚至不屑去看被擒住的多嘴。

不理會忍笑的辰非、大笑的黃炎和尷尬的段墨，白靈臉上則掛著一層霜，盯著多嘴，「究竟怎麼回事？」

「主、主人，那個任務很難……妳又受傷了，我就把任務的事透露一點給那個笨

蛋，沒有全部告訴他……主人，我是為了幫妳啊！」多嘴情真意切的一串辯白，讓白靈神色稍緩，卻讓段墨火山爆發。

「混帳鳥，你敢說我是笨蛋！」段墨大吼。

「笨蛋，你會相信一隻鳥的話，簡直是沒救了！」多嘴也大叫。

「我要殺了你！」被一隻鳥刺激到暴走，段墨立即喚出白夜騎士，彩虹光刀如同流瀑般直砍向多嘴。

「喂，段墨你！」辰非很沒誠意的開口勸解，卻一點制止的意思都沒有。

「喂，安靜一點。」黃炎說了一聲，可惜聲音太小，沒人聽見。

於是他懶洋洋的一揮手，貓女皇疾竄而起，迅如閃電般撞在白夜騎士身上，難道以想像的力道撞得白夜騎士整個飛起，再砸在段墨身上，人偶和人偶師跌成一團，讓整個場面安靜下來。

但段墨轉瞬間爬起，不服輸的大嚷，完全忘了對方只是一隻鳥，「我要挑戰那隻大嘴鳥！」

黃炎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眼神很鄙視，「你要跟一隻鳥單挑？」

「早晚有一天我要吃掉你！」段墨最後還是只能朝多嘴撂狠話以表達自己的怒火。

「跟一隻鳥不用這麼認真吧……」在一旁看著這場鬧劇的辰非嘀咕著。

無論如何，既然得到了白靈的認可，辰非和段墨就算正式加入了白靈的任務，人偶屋僅存三位人偶師同時出擊，按照常理來看，完成任務，拿到積分，幾乎是毋庸置疑的事。

唯一讓辰非疑惑的，就是那個末日任務到底是什麼。

但當他再問一次的時候，白靈只說：「現在無法解釋太多，總之，我搜索了一百年的時空，終於找到那個時空斷裂點時，人偶屋的魔力就失效，時空亂流把我送回現代，我還來不及探索那個時空，只留下了一個時空錨點。」

她又說：「耽誤了這麼久，我留在未來的時空錨點恐怕已經飄了很遠，希望不要錯過關鍵歷史事件。」

「時空錨點？」怎麼又多一個新名詞？

「那就相當於一個座標，方便人偶屋隨時能找到它。」段墨解釋。樂天派的他向來認為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就不要想太多，完成任務才是重點。

「為什麼上次去三國完成任務的時候，沒有放這個時空錨點？」辰非有些疑惑。

「左慈就是時空錨點，一個時空的時空仙就是永遠都存在的座標，可惜白靈任務的那個時空，時空仙死掉了……咦？白靈，西元二〇一二年是什麼樣子的？」段墨好奇的問：「人類科技已經發展到能幹掉時空仙了嗎？」

這也是辰非想問的問題，時空仙應該是不死不滅的存在，怎麼會死掉呢？

而且，二〇一二？

他腦中忽然掠過和這個數字有關的傳說。頓時兩分明悟加上八分驚訝閃過腦海，這不就是傳說中的……

這時，黃炎已經發動了人偶屋的穿越功能。

玻璃門之外，代表人類歷史的時光碎片飛速流轉，初時還看得清楚，沒多久便拉伸成光束一般的線條，自人偶師們眼前掠過，就像是把人類的歷史全收在一卷膠片中飛速播放。

這場景辰非已經見過，但之前都是回到過去，回溯人類歷史長河的源頭，現在卻是在觀看未來的演進，就在辰非著迷於眼前一切的時候，一片黑暗忽然掠過視線，眼前竟然什麼都不存在了！

就像在黑洞之中，連光都被吸走了，四周只有一片空無。

「這是……」辰非訝然望向身邊的前輩。

「一道時空斷裂。從這裡開始時空就分岔了。」黃炎說：「如果不是白靈留下的時空錨點，人偶屋根本無法找到這個時空，因為它不是正常的時空歷史，卻正在與正常時空融合。」

這是什麼意思？辰非不明白，但他更在乎時空斷裂的年份，「二〇一二年不就是馬雅人傳說中的世界末日？這和這次任務會不會有什麼關係？」

「馬雅人的預言啊……」黃炎想了想，竟然點頭，雖然說出的話和任務無關，卻更令人吃驚，「那確實是真的，而且它和人偶屋有一點關係。」

傳說興盛於數萬年前的馬雅文明留下許多不可解的謎團，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有關二〇一二年世界末日的預言。

「什麼？」辰非和白靈同時驚呼。

接著辰非又看向白靈，這件事情，連她也不知道嗎？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黑夜降臨後，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黎明永遠不會到來……」白靈敘述有關二〇一二世界末日預言的某段研究說法，「這個預言和人偶屋有關？」

「這個嘛……」黃炎仔細思考了一下，然後很鄭重的說：「我也不知道。」

「喂，既然不知道就不要假正經，你不會覺得慚愧嗎？」段墨逮到機會立刻吐槽他。

但黃炎臉皮厚到完全不在乎這種程度的吐槽，依然神色自若。

「人偶師曾經在馬雅文明時代出過任務？」辰非很關心這個，如果有古董留下來更好。

「不能說。」黃炎搖頭。

「馬雅人的覆滅和人偶師有沒有關係？」白靈追問。這關係著眼前這個莫名其妙的時空斷裂。畢竟馬雅人和人偶師有關，而二〇一二世界末日又是馬雅人預言的，說不定能從中得到線索。

「不知道。」黃炎又搖頭。

「我們這次任務會遇到什麼？這個時空究竟怎麼裂掉的？」段墨也問。

「不明白。」黃炎的腦袋已經搖成了波浪鼓。

「唉！」三個人偶師齊聲歎了口氣，他們怎麼會期待黃炎這個如同擺設的傢伙，說出什麼有價值的情報來。

「喂，你們那是什麼表情？我可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你們如果找到時空仙的屍

體，肯定能發現一些線索。」黃炎很努力的想挽回自己老大的面子。

「什麼線索？」段墨好奇追問。

「找到後你們就知道了。」黃炎一臉神祕。

「其實你也不知道吧？」白靈冷冷的口氣證實了黃炎的努力無效。

「激將法這種小兒科就別拿出來搞笑了。三位，快走吧，我在後面掩護你們，有什麼事情，還順便可以收個屍。」他懶洋洋的揮手，似乎想藉此表達自己並不在意。

「閉上你的烏鴉嘴。」白靈哼了一聲，毫不客氣。

此刻，人偶屋在時空中的旅行已經結束，就像是從黑暗中衝到光明裡一樣，紛亂的時空斷裂被擺脫在後面，人偶屋玻璃門外已經是一片陽光明媚。

三個人偶師推開這道時空之門，即將踏入二〇一二年的未來……

「對了，這裡是什麼地方？」辰非回頭問黃炎。

「北京。」

二〇一二年的北京，顯得繁華而忙碌，三名人偶師站在一處熱鬧街區的轉角，兩側都是店鋪，穿著時尚的年輕人以輕快腳步在其中穿梭往來，顯得很熱鬧。

「這是另一個分支時空的未來？看起來和現代沒什麼兩樣嘛。」段墨打量一下四周，立即下了結論，「我們還是先找座廟，看看能不能發現時空仙的屍體吧。」不過辰非和白靈卻發現了這看似平常的狀況中有些詭異。

「他們頭頂上那個東西是？」辰非盯著經過的行人頭頂看了一陣子，表情有些訝異。

這讓段墨也注意到那個奇怪的東西，不假思索的就伸手攔下一個經過的女孩子，問：「喂，妹妹，妳頭上這個是裝飾品嗎？看起來很特別耶，是怎麼裝上去的……」說到最後，段墨也覺得不對勁了。

因為他眼前這個女孩子頭上約三公分的高度，正懸浮著三條發光的立體橫條，而且再往上還有一行字，寫著：李瑜，文書處理員。

「妳的名字叫李瑜？」段墨極度好奇，「妳是做文書處理的？」

「沒錯啊，你……」那個女孩子被段墨英俊的外表迷惑了一下，畢竟像段墨這種金髮閃亮、氣質外形堪比電影明星的大帥哥不是隨時都能夠見到的，但當她的仰視目光掠過段墨頭頂時，表情卻立刻驚恐起來，「你沒有身份，你是通緝犯！」

「喂喂喂，妳別亂說，像我這樣的帥哥怎麼會是通緝犯……」段墨甩了甩金髮，正要再說什麼，卻被一盆水當頭澆了個正著，整個人狼狽不堪。

旁邊小吃店門口的那位大嬸拎著臉盆，指著人偶師們大喊，「他們沒身份！他們是通緝犯！」

白靈和辰非都驚險的避開了這盆水，而剛梳洗打扮完畢才踏出人偶屋大門的段墨，又變成了落湯雞，這讓兩人都感慨：段墨不愧是天下第一倒楣鬼！

而段墨呆了一瞬之後，當即暴跳如雷，「死八婆，妳竟然拿水潑我！」

但他剛跳起來，就注意到對他們有敵意的不只是那個大嬸，所有原本正在逛街的



人，包括青年男女、老人、小孩，此刻都用一種看殺父仇人似的眼光盯著他們，而且慢慢圍了上來。

「通緝犯！」

「他們沒有身份！」

「抓住他們送警察局！」

吵嚷聲直鑽入三個人偶師的耳中，但他們卻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看得到，眼前這些群情激奮的民眾，個個腦袋上都有三條光條和一串姓名和職位。這究竟是怎樣見鬼的未來世界啊？！

但未來的警方很有效率，警察轉眼就到了。

那個警察頭頂上，除了三條光條和姓名之外，還有個奇怪的標誌，像是三把長槍交錯，立於一面盾牌中。

「叫什麼？都給我閉嘴。」警察罵著擠進人群，群眾登時啞然無聲，每個人看著警察的眼神都十分忌憚和畏懼。

這警察也太囂張了，中國的警察都是這樣嗎？辰非用疑問的眼神望向白靈。而白靈輕輕搖頭，顯然這個情況並非常態。

「他、他們沒有身份標識。」一個老爺爺說：「他們是通緝犯！」

「哦？讓我看看。」警察看了三人一眼，臉色當場變了，「果然沒有，走，跟我走！」說著就拿出手銬來，準備鎖人。

「想抓我，你作夢！」段墨罵了一聲，就要召喚人偶。

「別輕舉妄動。」辰非急忙阻止他。

白靈更直接，直接用手指一個爆栗敲在段墨頭頂上，「你給我安靜點。」

「安靜什麼啊，我們都要被抓起來了！」在段墨不滿意的嘀咕時，那警察已經給他上了手銬。

「隨時可以……」辰非輕聲低語，這時警察也將他鎖住，但辰非毫不在乎。

段墨仍不甘心地冷哼一聲，他知道辰非的意思，一副手銬根本鎖不住人偶師，想要動手隨時都可以，但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未知環境和詭異的現狀，還是先搞清楚自己在面對什麼，才能做更進一步的打算。

就在第一個警察逮捕三個人偶師的時間裡，又連續來了幾個裝扮相同的警察。於是五、六個警察如臨大敵一般把人偶師們押上警車，開往警局。

一路上，辰非不斷觀察四周景致。

這個二〇一二的末日年代，和普通的現代都市沒什麼差別，最大的異常就只有人人頭頂上都浮現著光條和名字，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職業和名字，這似乎是一個沒有隱私的社會。

另外，警察開著警車在大馬路上橫衝直撞，沒有遵守交通規則的意思，也沒有任何一輛車敢與其爭搶……

白靈沉默的觀察著這一切，一陣子後，她忽然問：「請問，今天幾號？」

「閉嘴，沒讓妳說話妳不許開口！」坐在前座的警察囂張的吼。

白靈抵起嘴唇，眼裡像是覆了一層寒霜，但又擺擺手，示意辰非和段墨不要做什

麼也不要說什麼，等稍後再說。

來到警察局，其建築富麗堂皇得像是宮殿。

人偶師們被推下了車，又被帶進一間審訊室。

那審訊室的模樣很奇怪，像是古代的衙門大堂，就和「包青天」裡的場景類似，前方高處放著一張寬大的辦公桌，三人站在堂下，有些低人一等。

沒多久，頂著個大圓肚子的警察局長就出現了。

之所以認得出來，當然是因為他頭頂上就頂著「警察局長」四個字。

「看到我們局長還不跪下！」一個警察狐假虎威的指著他們。

跪下？這次連白靈都沒理他們，這已經超出她忍耐的極限，段墨則更是嘿嘿直笑，笑容中充滿了威脅意味，隨時準備大幹一場。

「不用跪了，我們當官的是百姓公僕，哪有讓百姓跪來跪去的道理。」那警察局長充滿氣勢的擺擺手，坐上了高位。

「你們……」說著，他居高臨下的看看幾個人偶師，「沒有身份？」

如果所謂「身份」，是指頭頂上那些懸浮的光條和名字，那麼他們的確沒有。

看著沉默的人偶師們，警察局長笑呵呵的，「就算沒有身份，也可以補辦嘛，但你們這樣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很容易引起混亂的，就算你們再厲害，也擋不住群眾的力量，像上次那個老頭，說自己是什麼神仙，不肯配合，不也被扔到市外篩沙子累死了？」

神仙？辰非和白靈眼睛一亮。難道是時空仙？

「你說的神仙是？」辰非立刻問。

但白靈卻突然踏前一步，笑得燦爛。「局長大人，我們該怎麼配合大人的工作呢？」

「呵呵，像妳這麼漂亮的小美人，又這麼識時務，我當然會好好疼妳……」警察局長猥瑣一笑，盡顯豬哥本色。

「這個……有沒有別的配合方法呢？」白靈依然笑得甜美，但緊緊抓住皮包的手指已證明她現在很想掏出防狼電擊鞭來把這個豬頭局長電成烤豬頭。

「如果你們願意『購買』身份證明，配合我們的人口調查工作，我們身為人民公僕，當然也非常歡迎。」警察局長有些失望，但還是提出其他辦法。

購買？是要賄賂吧？當貪官當得這麼肆無忌憚可以嗎？！這個社會已經腐化墮落成這種樣子了？！

辰非心中一連串問號驚歎號狂冒。

「購買？沒問題。」白靈拿出錢包，扔出一張金卡，「卡裡有一百萬，夠不夠？」

辰非幾乎是本能反應的想撲過去把金卡搶回來，幸好段墨一把將他按住。

「冷靜點，菜鳥。」段墨說，語氣得意的像是終於可以教訓辰非，所以很高興的樣子。

但那可是一百萬啊啊啊！就這樣送給貪官還不如送他！辰非覺得自己的心在滴血。

但當警察局長接過小警察遞來的金卡時，卻滿臉狐疑，翻來覆去的看了一陣子，

「這是什麼東西？怎麼用？妳是不是在耍我啊！」

難道……兩個世界的貨幣不通用？

辰非因此冷靜下來，白靈也有些為難。

「明說吧！」警察局長把那張金卡啪一聲扔在地上，表情貪婪而惡毒，「一百兩金子，三個身份 ID，不然你們這些通緝犯就全部到市外篩沙子一直到死！」

「金子？」這讓人偶師們嚇了一跳。

不過辰非驚訝的是一百兩金子等於台幣多少。

而白靈則是震驚於這個世界竟然還用黃金白銀這類貴金屬來做流通貨幣，這種經濟制度幾十年前就已經消失了吧？

「沒有？」警察局長等了一會，見沒人回答，表情變得更加冷酷，「全部帶下去送到市外工地！」

「哈哈，交涉不順，終於到我了把！」沉寂已久的段墨哈哈大笑，舉手朝天，白夜騎士就要閃亮登場。

「還沒到時候！」白靈又一記爆栗打在他額頭上，制止了他的暴走。

以暴力解決了段墨後，她把手上的一樣東西拿下來，扔到局長的桌子前面，「這東西比一百兩金子值錢，換三張身份 ID 怎麼樣？」

大家定睛一看，頓時都被閃花了眼。

那竟然是一枚嵌著約骰子大小的鑽石的戒指。

鑽石晶瑩閃耀，七彩光芒奪目動人。戒指做工精緻，銀色戒身被塑成玫瑰形狀，綻放的花朵中心則是鑽石。

那是白靈身為紫玫瑰伯爵的標誌，是由英國皇室御用工匠製作的戒指，只論工藝和歷史價值就已經是無價之寶，更何況那枚鑽石還有「英倫之花」的美稱，排名僅次於世界十大鑽石。

這世界既然還在用黃金做貨幣，自然也就承認鑽石的價值。

局長一見這戒指，眼睛立刻閃出了貪婪的光。

但與局長反應同樣迅速的卻是辰非，那枚戒指剛剛落地，進入大家視線不到一秒，他已經以比閃電俠還快的動作，將它一把搶回來！並護在手裡，可憐巴巴的看向白靈，眼中懇求的神色彷彿在說：別給他別給他別給他……

「……」白靈愣了一下，沒說什麼，只是伸出手去。

看著她一臉沒得商量的辰非，只好用像割下一塊肉般的表情，把戒指緩緩交回她手裡。

「這枚戒指絕對不只值一百兩金子，所以除了三張身份 ID 之外，我還有一個要求……」白靈說。

而她的要求讓貪婪的警察局長愣了一下，好半晌才點頭答應，看來這件事情並不簡單。

收下戒指，警察局長立即派手下為三人偶師製作了三個身份 ID。

那 ID 裝置是個項圈，細細一條掛在脖子上。

戴上去之後，三名人偶師都感覺到了一點異常，有種能量彷彿水一樣流過全身，而他們頭頂也浮現出三條彩色光條來。

之前沒有時間去仔細看，此刻細細打量對方頭上的資訊，人偶師們頓時一怔。那三橫浮空的光條前端都有兩個小英文字，第一條寫著 **HP**，顏色是紅色；第二條寫著 **MP**，顏色是藍色；第三條是 **RP**，顏色是奇怪的銀色，還有些透明。

「這些都是遊戲術語。」白靈看了一下，很肯定的說：「**HP** 是 **Health Point**，生命值，也是體力值和血量，**MP** 是 **Mana Point**，魔力值，但這個 **RP**……」

就算知識廣博如白靈，也沒在任何遊戲中見過 **RP** 這兩個字母，因此有些懷疑。但熱愛流連各大論壇的辰非想了一下，立即給出解釋。「**RP** 應該是人品的意思，其實就是代表運氣，連續發生很倒楣的小事件會叫 **RP** 不足……網路上大家都這樣用。」

「這個解釋要怎麼證明呢……」說著，白靈眼睛一亮，而辰非也一樣，兩人一起把目光轉向段墨，繼而恍然大悟的點頭。

「沒錯，**RP** 代表運氣。」

「果然沒錯，這個值很低啊。」

白靈和辰非竊竊私語著，讓段墨感覺很糟。

由於懸浮在頭頂的身份證明只有其他人能看見，自己是看不見的，因此他不知道自己頭頂的光條到底是什麼狀況。

「喂喂，你們看到什麼了啊？」段墨大叫，急得想把自己的身份圈解下來。

「不行，剛才那警察不是說了，一解掉就會觸發警報。」辰非制止他，又看了一眼段墨頭頂，眼神充滿同情，「你的 **RP** 值幾乎沒有……」

雖然段墨的 **HP** 和 **MP** 兩項代表體力和魔力的數值，都鮮亮滿溢，但是 **RP** 值卻空空如也，半透明的橫條內一點顏色都沒有。

而辰非和白靈彼此看看，雖然 **HP** 和 **MP** 值都不如段墨滿，但 **RP** 值倒是很充足，特別是辰非，**RP** 值幾乎全滿，足見他一個新人為什麼會屢次參加危險任務卻沒有出任何意外，反而成長迅速。

「你們拿我當例子證明這鬼東西的作用！」段墨不甘心的叫著。

「只是隨便說說啦。」辰非很沒誠意的安撫他。

但這時，白靈的表情卻微微改變，看向辰非和段墨頭頂的眼神很凝重。

兩人被她的鄭重吸引，也打量起白靈的頭頂，才發現她在訝異什麼。

只見三條數值之後，一行文字又漸漸浮現。

辰非見到白靈的頭頂是——白靈，人偶師。

段墨也一樣，想必辰非自己也是如此。

「這玩意……究竟是什麼做的？」他摸著自己脖子上的身份圈，有些驚訝。

能表現出體力值、魔力值、運氣值這些還算在接受範圍內，但能夠偵測出人偶師們的名字和職業，就讓他們感覺不可思議了。

「這很像人偶屋中的一種人偶零件。」白靈這樣說。

「什麼零件？」辰非和段墨都很好奇，他們從沒聽說過有這種東西。

「萬物雷達。」她仔細解釋，「可以探知一切生物的各项數值，並且將其量化表現出來，多嘴身上就有一具，所以它才能看得見能量的波動。」

「但我們戴的這個東西是讓我們自己被人看見啊。」辰非覺得這兩種狀況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這身份 ID 可以看成是萬物雷達的一部份，也就是只把顯示這部份的功能獨立出來。」白靈點頭。

「不知道是哪個傢伙造出來的，搞不好他就是使時空斷裂的凶手。」辰非來到這個世界覺得最意外的就是這個身份圈了，若造出這個東西的傢伙就是時空斷裂的罪魁禍首，他絲毫不會意外。

「很有可能……」

白靈還想說什麼，但一個警察的到來，讓他們的私密談話到此終止。

這名警察是來帶他們去完成剛才警察局長答應白靈的事——

她要求要見到那自稱是神仙的老人的屍體，因為那可能是她失散的親人。

雖然人偶師們來歷詭異，不過由於一枚無價戒指的收買，警察局長大開方便之門，連這種拙劣藉口都相信，不得不說金錢的魔力果真廣大無邊。

雖然不確定他口中所說的「神仙」，究竟是不是時空仙，但看上一眼總沒錯。

而這名警察帶著人偶師們在警察局裡七拐八轉，最終來到了電腦機房。

見到電腦機房，辰非覺得很奇怪，他本來以為是要去停屍間之類的地方。「那個老頭子的屍體在這裡？」

「哼哼。」那個小警察不理辰非，只是伸出手不斷搓動手指。

辰非當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竟然還要錢！這個社會太腐敗了！而且他們已經付過錢了吧！

他勃然大怒，準備訓斥這個重複收費的小人，但白靈已經將一條金手鍊塞進小警察的手裡，那手鍊樣式精美，顯然也是紫玫瑰伯爵的私人珍藏，白靈不在乎，辰非卻心疼得像是在滴血。

「嘿嘿，謝了、謝了！」小警察掂了掂手中的金飾，感覺份量大得令人滿意，立即露出諂媚微笑，「幾位有什麼問題儘管問，我全部告訴你們。」

「那個稱自己是神仙的老頭子，究竟死在哪？」白靈問。

「這可是震驚整個京師的一件大事啊，聽我跟妳仔細說……」

小警察的口音京味頗濃，像是古裝劇裡說書的一樣，講出讓人偶師覺得異常詭異的故事。

## 第二章 巨星時空仙

聽完那個警察的說明，三個人偶師面面相覷。

他說的故事中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但最不合理又與現實差異最大的那個是……

「你剛才說，那個瘋老頭想阻止大家配戴身份圈，在全國各地演講，煽動人民，說這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他還可以瞬間從東北到達西南，像是能瞬間移動，根本沒有人抓得住他？」

「最後惹怒了皇帝陛下，發動全國的科學家、神學家等等優秀『專家團』進行研究，終於發現這老頭是藉著神廟來移動的，於是就把全國各地的神廟砸碎，終於

逮到了這個老頭，讓他去京城外面篩沙子一直到死？」

「沒錯，就是這樣！」那小警察一拍大腿，表示他們說的沒錯。

段墨性子急，立刻說出人偶師們統一的疑惑，「這個時代竟然還有皇帝這鬼東西？」

「噓！」小警察聽到段墨竟把皇帝陛下比喻成「鬼東西」，嚇得臉色大變。

同時，段墨脖子上的身份圈閃了幾下，他頭頂的狀態條，也在這一剎那變成了紅色，雖然只閃爍幾秒，但也照得周圍一片紅通通。

看那紅色沒持續多久，小警察這才放下心來，心有餘悸的說：「大哥，你亂說話也別連累我啊，對皇帝陛下不敬是要被罰篩十年沙子的！我可不想累死在沙子場！」

這玩意竟然還有監控作用？！

人偶師們這才發現他們戴在脖子上的身份圈如此神通廣大，看來這就是那個神祕的皇帝用來控制國家的重要道具了。

但已經二十一世紀了，怎麼還會有皇帝存在？

對這個問題，小警察閉口不言，他只說，任何有關皇帝的辭彙都可能是禁語，而說了超過十句禁語，就要被罰去城外篩沙子，期限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十年，總之嚴苛無比。

「哼，這也太過份了！有種叫他來抓我，我替你們幹掉這個狗屁皇……」段墨再度熱血沸騰，這次則是為了在強權壓迫下的未來世界人民。

「砰！」

白靈這次不用手指，直接一記鐵拳敲在他腦袋上，讓他的熱血沸騰立即當機停頓。段墨抱著腦袋哀叫，辰非則是幸災樂禍。

而小警察則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把警局內部網路中有關那個瘋神仙的資料、照片打開給白靈看。

照片有很多張，大部份都是這位瘋神仙在全國各地的熱區大聲演講的畫面，看起來很熱血沸騰，但民眾其實只是抱著看瘋子的心理在圍觀，之後的照片，就變成瘋神仙在望不到盡頭的沙子堆裡篩沙子的場景。

在聽說這個人可以藉神廟移動時，白靈已經肯定這位瘋神仙就是時空仙。而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她再度確認了這傢伙的身份。

「果然是他。」白靈低聲說。

「竟然是他！」辰非從未見過自己生活時空的時空仙，此刻一見，大為驚訝。這個人竟是時空仙？不會吧！

那一身黑西裝、腳穿尖頭皮鞋、戴著高帽子的打扮，特別是搭配皮鞋的白襪子，在這世界上獨樹一格，他絕對不會認錯。

「他不是死了嗎？」辰非驚訝的叫了一聲。

這個人的死，曾經是全世界最轟動的新聞，和他即將復出重返演藝界一樣轟動，而他的突然死亡，在讓數十億人歎息的同時，也感慨傳奇也許只能以傳奇般的死亡結束。

「在我們的時空，他現在還是時空仙。」白靈輕聲說：「他是我們那個時空在全世界收集了最多信仰的人，是地球選擇了他，突然宣布復出和突然死亡，是他手上的信仰力不夠了，想要大家多關注他一點。」

「他可以說是五千年來能力最強的時空仙了，竟然也會被抓住！那個狗屎皇帝，究竟是什麼古怪玩意啊。」段墨隨口說。但由於對「皇帝」使用了污辱性辭彙，他脖子上的身份圈又閃爍起警告紅燈，同時在場其他三人的身份圈，也有了輕微的紅光閃爍。

段墨是污辱皇帝的重罪，滿十次就要處罰，其他三人是知情不報的輕罪，達到一定次數，也會引發處罰。

連續挨了兩次警告，小警察的臉色已經灰敗得像是蒙上一層土，只差沒跪下大喊冤枉了。

「你們自己看吧，我先出去了！」為了保命，他丟下一句話，就飛也似的逃出機房。

「段墨，你收斂一點。」白靈警告。

「哼，對這種強權欺壓世界的狀況，身為熱血少年的我怎麼可能坐視不管？」段墨擺出一臉正氣凜然。

「都快三十歲了還少年呢……」辰非小聲嘀咕，他覺得段墨只是想找架打，果然是個熱血戰鬥笨蛋。

「喂！我才二十八歲！」段墨聽得清清楚楚，立即抗議。

白靈不理會他們在一旁打算上演全武行，仍繼續翻查警局內部資料，她忽然指著一張照片對兩個後輩說：「這張不對勁。」

「什麼不對勁？」辰非和段墨立刻停下爭吵看向那張照片。照片中那個曾經在舞台上用獨特舞步迷倒億萬觀眾的大明星，正艱難的彎腰收起一盆沙子，雖然一身黑西裝絲毫不亂，但場景卻很淒涼。

但沒有不一樣啊？

段墨正要問，辰非已經發現了那點異常之處，「他的手套不見了，帽子也沒有了。」

「一天前，他還戴著他那雙手套。」白靈找出前一天的照片，這位大明星還穿戴整齊。

「這是他死前最後一天的照片，再過一天，他就無緣無故的死掉了。」白靈又翻出下一天的照片，是時空仙橫死在沙上的圖片，安安靜靜，兩隻手放在腹部，就像是睡著了，臉色很安詳，而且手上沒有手套。

「他的手套可能藏著他想傳遞給我們的訊息？」辰非如此猜測。

「有可能這個時空與現代被時空斷裂阻斷，如果不是有我留下的時空錨點，連人偶屋都無法穿越那個時空斷裂，所以，時空仙自然也沒辦法到達現代找人偶師求救，但他知道一旦時空機制被破壞，人偶屋就會得到消息，一定會有入偶師來找他，因此他應該會特地留下線索。」白靈分析道。

「但他的手套會在哪裡呢？」辰非想了想，總不可能在演唱會舞台上吧？

「也許……咦？」白靈仔細看著時空仙的屍體，忽然發現了一個細節，眼睛一亮，

大聲叫那個小警察進來。

小警察正在外面抽煙，聽到白靈的聲音，猶豫著走進來，見三個人偶師都不懷好意的看著他，不禁有些畏懼，「你們要幹麼……」

「想問你一個問題，全國的神廟真的全部拆掉了嗎？」白靈問。

「那是當然！皇帝陛下的命令，誰敢不遵守！」小警察大聲回答。

「肯定還有一座沒拆吧？」她又問。

「不可能！」小警察用力搖頭，「連東嶽大帝廟都拆了，那可是世界二級文化保護的古蹟啊！」

「天壇也拆了？」最後她直接問出重點。

天壇，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天之所。不算神廟，但也具有祭祀神仙的功用。

只要是和神仙有關的，都是時空仙在時空中的座標點，可以用來為瞬移定位。

「天壇……那是廟嗎？」小警察皺起眉頭，努力思索。

但他說出這樣的話，就證明天壇還存在，白靈點點頭，揮手要人偶師們立刻出發。因為白靈出手大方，警察局長在提供線索之餘，還附送一輛警車，送三位人偶師去天壇。

警車呼嘯，在街上一路奔馳，超速、闖紅燈，如入無人之境。

道路兩邊就是兩年後的未來，這看起來和人偶師們所處的時空沒有太大差別，除了人人頭頂上飄浮著的狀態條，還有那個莫名其妙的皇帝，以及死掉的時空仙。

「咦？那個是？」辰非一直在注意路上的狀況，在警車行經全中國最出名的廣場時，他看到一個特別的東西。

往辰非所指方向看過去，那座廣場的城樓上，懸掛的並非原本該在那裡的偉人照片，而是四張照片，但上面的人像看不大清楚。

「那是皇帝陛下以及他的三個代理人，掌管整個國家所有權力。」小警察說，又很虔誠的補充一句，「吾皇萬歲。」

「什麼狗屁皇……」段墨不屑的想發表高論，對他這種熱血男兒而言，台灣的政治現狀都讓他覺得不滿意，何況是復古到專治統治，對皇帝，他是百分之百的厭惡。

「閉嘴！」白靈下達命令。

辰非則直接捂住了段墨的嘴。

但即便他沒有發出聲音來，脖子上的身份圈還是狠狠閃爍了一下紅光，正在示警。警車中其他三人的身份圈也跟著閃了一下。

這又是怎樣？不是還沒說出口嗎？

「糟了糟了！」小警察一臉悲哀，被派出來護送三個人偶師，簡直是他命中的劫數，「已經進入二級警戒模式了，只要腦子裡有想對皇帝陛下不敬的想法，身份圈就會示警啊！」

還能夠偵測思想？

「……這種特性，真的很像人偶屋的萬物雷達。」白靈思索了一下，同時拿出鞭子來，圈住段墨的脖子，很溫柔的說：「段墨小朋友，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想



法，要不要姊姊來幫忙？」

看白靈隨時有可能按下防狼電擊鞭的電流開關，段墨就算神經再大條，也不敢在這時候忤逆人偶屋的女王陛下，於是連忙搖頭，表示他會控制自己汨濫的熱血。而小警察連續因為這三個災星遭到三次警告之後，已經臉色發白，只能閉緊嘴巴，不再說任何話，並把腳下的油門拚命踩到底，警車呼嘯著在京城的大街上狂奔，十幾分鐘，就到達故宮外。

在人偶師們的時空裡，故宮是旅遊聖地，在未來也一樣人潮眾多。

小警察動用警察的特權，把人偶師們送入故宮之後，就迫不及待的和他們揮手告別。

「專治統治下的可憐傢伙。」段墨悲天憫人的大喊，「我會拯救你的！」

由於又對皇帝有了不敬想法，段墨的身份圈立時示警大叫，而那個沒走出幾步的小警察也沒逃過，又挨了一次警告，當即被打擊得腳下一軟，跌倒在地，再爬起來的時候，連頭都不敢回，一路逃離他們。

「喂，你收斂一點吧，已經夠衰了就不要惹是非了。」辰非抱怨著，雖然不知道身份圈警告十次之後會惹出什麼麻煩，但肯定不是好事就對了。

他們現在剛到未來，連敵人在哪裡都不知道，身邊還跟著一個會招噩運的衰鬼，不收斂一點，可能會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哼，你這隻菜鳥有什麼資格教訓我！」段墨鼻孔朝天的哼了聲，轉眼就被白靈敲得他抱頭縮在最後面。

「快去天壇，時空仙的遺物肯定在那。」白靈召喚出多嘴，讓它引路。

雖然白靈沒有去過天壇，但是多嘴腦中有整個世界的全部詳細地圖，並且兼具衛星導航功能，有它在永遠不擔心迷路。

多嘴出現後，先很有禮貌的和兩位人偶師打招呼，「Hi，笨蛋！Hi，小氣鬼！」

「誰是笨蛋啊！」

「誰是小鬼啊！」

辰非和段墨難得表現出他們的默契，但多嘴已經拍打著翅膀到前方帶路去了，一點也不理會他們。

早晚要把這隻臭鳥的毛拔光烤來吃……兩個人偶師默默在心裡發下宏願！

往天壇前進的時候，辰非問白靈，「白靈姊，妳怎麼肯定時空仙的遺物就在天壇？」

「你有沒有注意到時空仙遺體擺出的姿勢。」白靈說。

辰非回憶了一下，似乎有些印象，時空仙的一根手指指向天空，另外一隻手指圍擺成了圓，這代表天壇？

「那個手勢，有八成機率是指天壇，從常理推斷，誰都不會認為天壇是座神廟，但天壇的本質就是向天祈禱風調雨順，供奉的是天地，所以這是時空仙最隱蔽的一處落腳地。」白靈分析道。

真不愧是軍師，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以這麼有限的線索分析出這麼多結果……辰非感歎於白靈的分析能力之強的同時，也感歎另一名前輩的無能。

「但為什麼時空仙不逃，要一直留在沙子場工作到死？」這也是一個辰非無法理

解的疑惑。

「因為，他要用這裡藏起最後的祕密，傳遞重要資訊給人偶師，如果他逃了，萬一那個皇帝展開全國搜索，發現這裡，一切就都沒有希望了。」白靈低聲說：「而且他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來救他、救這個時空，但仍堅信我們會來。」

白靈的話，彷彿一陣沉默的風，吹過辰非和段墨，讓兩個人都覺得有股受到重任託付的豪情和沉重。

談話間，天壇已經近在眼前。

天壇四面塔基、塔形天圓，層層向上堆疊，象徵著帝王對天地的敬畏。

時間已經接近傍晚，遊人漸漸稀少，三人就慢步踏上台階，往塔內走去。

多嘴先一步飛進塔內，等三個人偶師進入圓塔時，多嘴已經把所有地方都用雷達掃描了一次。

「上面有異常。」多嘴在白靈耳邊嘀咕。

他們抬頭一看，有根紅色大柱橫貫塔內上方的空間，要爬上去是不可能的。

「取下來。」白靈命令。

多嘴立刻拍打著翅膀往高處飛，五彩的多嘴本就引人注目，現在又做出這樣的舉動，自然更吸引了天壇內的遊客注意。

人偶師們看看四周，接著白靈向段墨打了個手勢，意思是：清場。

取得時空仙遺留訊息時，最好沒有閒雜人等在場，以免祕密外洩。

段墨神情興奮，似乎就在等這一刻，舉手就要召喚出白夜騎士，來個暴力清場。

辰非卻一把按住他的手，低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

段墨立即露出「你真腹黑」的表情。

辰非嘻嘻直笑。

於是段墨大步走到天壇中央那個佛像之前，又跳上供桌，看著被他吸引注意力的遊客，突然大聲喊，「我要幹掉死皇帝！」

「嗡！」劇烈紅光從段墨脖子上的身份圈帶著警告聲響發出，這是一次劇烈無比的警告。

而在場所有人脖子上的身份圈，也同時閃爍了一下，那是由於不制止對皇帝污蔑的「不作為罪」的閃光。

所有人在愣了一下之後，立刻鳥獸散，全部消失得一乾二淨。

「哈哈。」發洩了怒氣的段墨大聲笑。

「你怎麼也跟他一起胡鬧？」白靈不滿的瞪著兩個放肆的後輩，特別是辰非。

「我有在算次數，還有四次段墨才會累積滿十次，引發懲罰，所以現在還沒事，而且這是最簡單的清場辦法。」辰非笑嘻嘻的說。

白靈想了想，也就默許了。

這時，多嘴已經從天壇穹頂處飛回，嘴裡叼著一雙手套。

那雙鑲鑽白手套，就是時空仙身上舉世聞名的裝扮之一，絕對沒錯。

看到這東西，三個人偶師都露出興奮神色。

到達這個時空已經近一天時間，關於末日任務的詳細內容，他們還沒有一點概

念，此刻，終於看到了一點線索了。

多嘴把手套交給白靈，然後嘰嘰喳喳在一旁猜測裡面究竟是什麼，辰非和段墨也在猜。

時空仙放棄最後一個藏身地點不用，寧可死在沙子場，也要帶出來的消息，肯定非常重要。

白靈仔細檢查那鑲鑽手套，最後從中摸出幾件東西？一張字條、一塊晶片，還有一個像是鑰匙的小東西。

白靈打開字條，一目十行的將其讀完，然後嚴肅的抵起嘴，這是她憤怒時的表現。字條傳到辰非和段墨手裡，兩人同時讀著。

只見字條上密密麻麻的寫著一大段話——

人偶師們，當你們看到這張字條的時候，我肯定已經死了，時空仙汲取時空的能量維生，只要時空仍有微小的一部份與正常歷史重合，時空仙就是不死的，現在我已經死了，證明最壞的事實已經發生，歷史被完全扭曲。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預言中的世界末日，我一直猜測它會以何種形勢到來，又或者根本就是個謊言，現在看來，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是我從沒有想像過的方式來到。

在不知不覺間，整個世界都變成了一個謊言、一個遊戲！

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但這個世界已經不真實，人偶師們，請你們找到邪惡的皇帝，他強迫整個世界所有人都戴上身份圈，用這個東西控制所有人，強迫所有人成為他的奴隸，打倒他，才能解放被困在謊言中的世界！

這枚晶片是我從皇宮裡偷來的，為此我付出了被戴上身份圈、並且被囚禁至死的代價，我不後悔，這件東西被藏在皇宮最隱祕的地方，肯定有很重要的用途！

記住，人偶師們，這是個遊戲，遵守它的規則，並且打敗它！

再見，我守護的世界，和我的歌迷們……

閱讀完，辰非雖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有件事很確定，時空仙是被皇帝囚禁至死，這讓他非常憤怒，而且產生了報仇的心態。

但是，遊戲毀滅世界，那是什麼意思？

而最衝動的段墨已經在大罵，「什麼鬼皇帝，以為自己是什麼啊！混蛋，靠！」

隨著這一連串罵聲，他脖子上的身份圈已經不只發出紅光，還發出嗚嗚的鳴叫。

只剩三次額度了……辰非下意識的想，但那個身份圈，之前只是發光，現在怎麼開始發出聲音了，難道警報又升級了？

身份圈第一次示警，只是偵察攜帶著有沒有語言上的反叛，第二次就是窺視心理，連思想有異都會被檢測出來，而前兩次都是紅光亮度增加，現在已經發出報警聲，是什麼意思？

轉眼間，段墨脖子上的身份圈已經給出答案。

連帶著報警聲，一道機械合成音冷酷響起，「攜帶者多次污蔑皇帝，進入懲罰模

式，立即舉手投降，否則全部處死！」

「喂，段墨。」對這樣的警告辰非不以為意，既然身份圈戴在段墨這個衝動倒楣鬼脖子上，早晚會觸發最後警報，至於懲罰什麼的，反正有段墨在沒有打不贏的架，只是他覺得自己的計算不該有失誤，「你不是還有三次機會嗎？」

「我在心裡罵了這狗屎皇帝一百遍，夠狠吧！」段墨邊豎起大姆指邊說，並且召喚出了白夜騎士，為能大幹一場很開心。

段墨現在八成還在心裡大罵皇帝，因為他脖子上的身份圈閃得像是快壞掉了，而且警報聲更加刺耳。

「……那剩下的就交給你了。」辰非打定主意旁觀。戰鬥的事情，交給「縱橫上下五千年無敵手」的段墨就好了。

白靈對此也沒什麼異議，早晚要挑戰敵人的，這個未來世界表面上看起來和與現代沒什麼不同，但實際情況卻樣樣詭異，雖然時空仙已經說，打敗皇帝是拯救世界的關鍵，但什麼是「一個謊言、一個遊戲」？

白靈無法理解，但也許可以從敵人身上找出線索，現在就要看看敵人究竟是什麼。三人各自召喚出自己的人偶，白夜騎士打前鋒，木頭人和多嘴旁邊觀戰掠陣，無論來的是飛機、大炮還是坦克，又或者是魔法師、外星人跟哥斯拉，這樣的戰力他們都有一搏之力。

但是，最先轉變的，卻是場景。

隨著響徹四周的警報聲，寬敞的天壇內，地面被數道光線分成數十個小格，三個人偶師各站在一個格子中，在他們前方，人偶們也各佔據一個格子，似乎有什麼詭異力量，把整個空間分隔成棋盤狀。

接著，在人偶師們對面，六行縱格之外，浮現出三個人。

那三人都穿著制服，頭頂的狀態條上，分別標示著「警察」、「律師」還有「醫生」，表示他們的職業。

顯然是敵人，但人偶師們從未遇過這麼詭異的戰鬥開場，頓時面面相覷。

這時空中又傳來那個機械合成音，「立即放下武器，舉手投降，否則格殺勿論！」

「有種來啊！」段墨大叫，想要驅動白夜騎士把對面三個敵人幹掉，但白夜騎士竟然走不出腳下的方格，段墨試了幾次都沒有用，大為驚訝，自己也試著往前跨，但他所處方格四周卻像有無形力場似的，禁錮著他們，無法移動一步。

見了這一幕，白靈卻若有所悟，喝令他，「別輕舉妄動。」

「怎麼回事？」辰非對目前的狀態感到奇怪，他也跨不出那個方框，但仍然冷靜，畢竟已經經歷過不少生死危機。

這時，半空中響起讀秒聲，「十、九、八、七……」

「讀完秒，戰鬥就會開始，我們也可以活動了。」白靈說話很快，「可能有兩種戰鬥模式，一是即時制，二是回合制，即時制就是我們可以同時出手攻擊敵人，回合制就是每次只能一個人出手，如果是這樣，那麼由辰非攻擊、段墨防禦，我偵察……」

「……一，懲罰開始！」半空中傳來的機械聲音讀完了最後一個數字，正如白靈

所料，戰鬥開始。

對方三個敵人中，立即站出一個警察，掏出一把手槍瞄準白靈，扣動板機。

「砰！」這一槍擦過白靈肩膀，濺出一道鮮血，白靈痛哼一聲。

辰非和段墨同時擔心的大叫，也看到白靈頭頂代表血量的 HP 條，在瞬間被消滅了五分之一。

「別緊張！是回合制戰鬥模式，輪到我方時段墨防禦，開啟你人偶的天賦屬性！辰非攻擊，聽我指令！」白靈雖然受傷了，聲音卻依舊穩定。

辰非和段墨立刻明白她的意思，他們兩人都玩過電玩，也明白回合制的遊戲規則。所謂回合制，就是在對方全員完成全部攻擊前，另外一方無法動作，只能等著挨打。

現在看來，己方無法動作，是因為莫名其妙的規則限制，敵人優先攻擊，然後才輪到人偶師。

繼警察的手槍攻擊之後，律師往前一步，他唸了一段法律條文，三人立刻感覺頭暈目眩，頭頂上無數顆小星星亂飛、精神恍惚。

段墨突然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是衰透了，人生真是慘澹無光，因此陷入失落之中，一點戰鬥意志也沒了。

辰非彷彿看到一大筆錢在眼前長翅膀飛走了，他跪倒在地上，痛哭流涕。

白靈則是眼神哀傷，像是看到過去毫無桃花的二十年青春……

敵人隊已輪到醫生出手，只見他拿出隨身的醫藥箱，打開後給警察和律師每人都打了一針，立即，他兩名同伴頭頂上的 HP 條暴增一大截。

終於輪到人偶師隊。

首先是最左側的白靈。

「多嘴，叫醒我們！」白靈強忍著律師帶來的暈眩下令，獲得白靈命令的多嘴，終於可以自由活動，拍打著翅膀開始叫人。

它飛到段墨耳邊，叫了聲，「笨蛋！起床了！」

「你說誰是笨蛋！」段墨當即清醒。

它又飛到辰非身邊，嘰嘰喳喳的喊著，「看啊，誰的錢包掉了！」

「我的！我的我的！」辰非也清醒過來。

回到白靈身邊後，多嘴在她不斷冒血的傷口用嘴來回移動著，像外科醫生的手術一樣，轉眼間，白靈的傷口就已經停止流血，而且頭頂上的 HP 條也恢復了一小截。

做完之後，白靈和多嘴又被困在原地，變成段墨可以活動。

知道輪到自己出手之後，段墨蠢蠢欲動，白夜騎士更是蓄勢待發。

「段墨，照白靈姊說的做！」辰非及時提醒戰鬥熱血衝腦就容易不顧一切的段墨，「我們必須組合人偶的技能！」

「……哼，好吧！」段墨雖然不甘心，但也知道現在不是逞強的時候，剛才白靈被警察一槍擊中，證明了他們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於是，白夜騎士上前一步，發動天賦技能「挑釁」。

原本就光滑閃亮像是高級跑車的白夜騎士，渾身上下開始綻放刺眼的光芒，任何生物看了之後，都會產生一種「非常非常非常想揍它」的衝動。

白夜騎士發動招數之後，就被限制在方格裡不能動彈。

攻擊順序輪到了辰非。

「醫生。」

「攻擊醫生！」

辰非和白靈同時說，先擊倒專門補血的醫生，才能使敵方失去恢復能力，乖乖的被人偶師們幹掉，這是遊戲對戰的基本策略。

「一、二……」辰非正要發動木頭人的 S 級技能，白靈卻阻止他。

「不行，用普通攻擊！」

辰非轉念一想就理解了她的意圖，目前情勢詭異，敵人也出現得詭異，不知道打倒這一批之後，會不會再冒出更加強悍的對手，把 S 級技能當做最後絕招是保守穩當的做法。

「拋棄式光劍，木頭人，突擊！」

辰非一聲令下，木頭人抽出一支光劍，以超快速度掠過五個方格的距離，當胸一劍，就穿透了毫無抵抗力的醫生胸口。

醫生頭頂的 HP 立刻減去了大半，只留下一點薄薄顏色。

「只差一點！」辰非遺憾的叫了起來。

「菜鳥你沒吃飯啊！」段墨也大叫。

看來醫生的血量並不高，如果白夜騎士出手，應該一擊就能幹掉他。但木頭人雖然被新的能量核心強化了，特別是速度也讓攻擊力大大提升，但比起攻擊力強悍的白夜騎士，還是差了一個等級。

但無論如何，人偶師們的回擊機會已經過去，輪到了公務員三人組。

警察還是以手槍攻擊，雖然他原本的目標是白靈，但由於受到白夜騎士天賦技能挑釁的影響，在開槍前忽然把目標轉向白夜騎士，而子彈打在白夜騎士堅硬的金屬外殼上，連個凹痕都沒留下就被彈開了。

但輪到律師時，他沒有對人偶師們進行攻擊，而是在警察耳邊嘀咕了一陣什麼，警察立刻雙眼恢復正常，專注盯緊白靈，看來已經在律師的技能下，避開了白夜騎士的挑釁。

而醫師則忙著給自己補血，他的 HP 又一下子補滿。

「耍賴！你這混蛋醫生給人看病的時候，肯定不會用這麼好的藥！」段墨義憤填膺的指責。

「這不是重點吧！」辰非吐槽。

又輪到人偶師的回合。

白靈沒有採用上一回合的保守攻擊策略，因為經過前一回合中多嘴的分析，她已經摸清了敵人的實力。

「全體攻擊，木頭人攻擊醫生、白夜騎士目標警察！一擊斃敵！」白靈獲得優先攻擊位置後，先下達戰鬥指令，然後指揮多嘴飛出去，輔助型人偶也可以攻擊，

雖然攻擊力低，但是可以當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多嘴拍打翅膀飛到醫生面前，伸嘴一啄。

醫生額頭上被啄出鮮血，HP 也少了五分之一。

「哈哈，終於到我登場了！」得到戰鬥權的段墨，哈哈大笑，白夜騎士立即祭出三把彩虹光刀，在手中飛舞如虹，豪氣萬千又光芒四射的衝向敵人。

而成為白夜騎士目標的警察還沒來得及擺出防禦姿態，就被白夜騎士用彩虹光刀，從身體中央直劈而下——警察就像用沙子堆成的人形，瞬間被擊散，看來白夜騎士打出了一個天文數字的傷害值，直接把對手撕成了碎片。

「菜鳥，看你的了。」段墨用挑戰的眼神望向辰非。

「木頭人，別被人瞧不起了啊！」在段墨激勵下，辰非也燃起戰鬥熱血。

木頭人衝了出去，像是一道閃光，拋棄式光劍再度貫穿醫生胸口，鮮血四射，醫生的 HP 迅速暴跌至零，整個人化光飛散。

大局已定！

輪到對方時，律師徒勞無功的耗費口舌之技，但沒有其他戰力配合，人偶師們根本不怕，有多嘴出馬就可以將效力解除。

「別急著弄死他，從他身上弄出一些情報來。」白靈冷冷的說，連敵人也要做最有效的利用是她的致勝法則。

辰非也正有此意。

白靈讓多嘴全方位記錄對手的所有反應數值，段墨則讓白夜騎士吸引律師的注意，辰非很開心的發動人偶的偷竊技能，從律師身上扒下各種財物來。

「哇！金錶！」

「哇哇！義大利手工訂製的西裝還有皮鞋！」

「哇哇哇！這是什麼東西？上級發來的攻擊命令函，白靈，這個很重要吧？」

「咦？襪子，內褲，還有假髮……」

辰非偷得很開心，四輪之後，他已經從木頭人手中接過無數零碎的物品，其中包括貴重金錶一支、高級西裝一套、皮鞋一雙、祕信一封，而當木頭人開始拿來貼身衣物時，辰非抬頭一看，就見赤裸裸的律師正以兩手掩著要害，在他們面前瑟瑟發抖，像隻被拔光毛的可憐小雞。

「已經扒光了啊。」辰非很可惜的說。

而段墨和白靈則默默看著律師被一件又一件的扒掉衣服，都有些感慨。

「菜鳥你真是……」段墨搖搖頭，死要錢病毒已經入侵辰非的大腦中樞了嗎？

「殺了他吧，段墨。」白靈下達了一個讓律師解脫的命令。

於是白夜騎士的彩虹光刀穿透律師的胸口，把他也化成了光。

戰鬥結束。

半空中傳來不甘心的機械咆哮聲，「我會再回來的，懲罰必須繼續……」

隨著這個聲音的遠去，四周被切割成棋盤的空間場景又恢復正常，而不正常的是人偶師們耳邊突然響起一個聲音。

叮咚！你擊敗律師、醫生和警察，成為一級通緝犯，獲得經驗值，你升級了！

在聽見耳邊傳來這聲音之後，辰非一愣，再去看白靈和段墨，他們表情也有些奇怪，大概是也聽到了這聲音。

「我升級了？」段墨指指自己。

「你頭頂的 HP 和 MP，多了一點。」辰非仔細觀察後得出結論，「不過 RP 還是那麼差……」

「不許說這個！」段墨惡狠狠的制止他。

三人擊敗了三個敵人，都提升了三級，除了 HP 與 MP 的增加之外，他們也發現自己的人偶在各項能力上，無論是速度還是攻擊力都有了提升。

同時，他們發現，經過剛才那次戰鬥，三人的 MP，也就是魔力值，都有一定程度的減少，特別是施展過四次偷竊技能的辰非，MP 值已經接近底限。

「如果魔力值為零，就不能施展偷竊、挑釁、觀察等技能，看來這個遊戲有自己的規則，人偶的各種能力也被它納入規則中了。」白靈分析著。

「一個遊戲？」段墨重複，他還是無法理解此刻他們所面臨的狀況。

「從剛才的場景來看，那個聲音可以把某塊區域，化為電腦 RPG 的遊戲場景，遵守它所制定的遊戲規則，這代表……整個北京都是一個巨大的遊戲世界，我們身在遊戲之中？」辰非想了想，露出驚訝的表情，「或者，是整個世界？」

因為剛才段墨對皇帝的侮辱超過限制次數而引發的襲擊，敵人的樣子和出現方式，以及戰鬥方式，都出乎人偶師們的預料。

這也讓辰非懷疑，現在他們所處的這個環境不是真實的，是被某種力量所控制。那種力量也許可以當成是那個在半空中響起的聲音，它可以將某處區域轉化成為它想要的戰鬥場景，並且把現實中的某些職業，比如警察之類，轉化成為這個場景中的敵人，來攻擊人偶師們。

這種現象結合之前時空仙所說的「一個謊言、一個遊戲毀滅世界」，就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難道有某種力量把整個世界都變成了遊戲？

它將在遊戲中，帶來未來的毀滅？它是不是那個皇帝？

辰非腦子裡冒出一堆念頭，個個都很荒謬，卻個個都接近真實。

「和這個東西有關係。」白靈摸了一下自己脖子上戴著的身份圈，若有所思的說。段墨聽了這話，就想抬手摘掉這個鬼東西，但試了幾次都沒有用，這東西的堅固程度遠超想像，他本想讓白夜騎士把這玩意砍碎，但辰非阻止了他。

「弄掉它就可能再也遇不到敵人了，也找不到那個皇帝。」辰非說。

「好吧。」段墨無所謂的聳聳肩，很有自信的說：「反正白夜騎士能幹掉所有敵人！」

對於辰非的分析，白靈表示贊同，如果這個世界都陷入身份圈所布下的遊戲場景中，人偶師們就必須繼續這個遊戲，才能找到最終根源，並且擊敗它。

「對了，那封信裡說什麼？」白靈想起辰非從律師身上偷到的信，立即問。

辰非打開信，發現它的內容非常有趣。